

難得
糊塗

糊塗 縣令

郑板桥

郭晓畅
著



为官：难就难在何时糊涂，何事糊涂？

为人：痛苦在于不该糊涂时却不得不糊涂

看板桥当糊涂县令，品今日为官之道

经济日报 出版社

糊米
涂县令

郑板桥

郭晓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糊涂县令郑板桥 / 郭晓畅著. —北京: 经济日报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80257-740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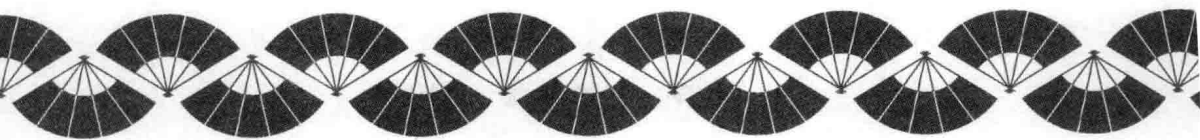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糊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84163 号

糊涂县令郑板桥

作 者	郭晓畅
责任编辑	徐晓燕
责任校对	熊 瑛
出版发行	经济日报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(邮政编码: 100054)
电 话	010-63567960 (编辑部) 63588445 (发行部)
网 址	www.edpbook.com.cn
E - mail	edpbook@126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27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4 月第一版
印 次	201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257-740-4
定 价	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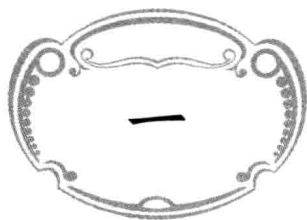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- 一 开会 /001
- 二 赶集 /006
- 三 打春牛 /012
- 四 胡县丞 /020
- 五 风筝飞呀飞 /026
- 六 小磨香油 /034
- 七 希望工程 /044
- 八 萝卜案 /054
- 九 男的糊涂 /061
- 十 奇谈怪论 /071
- 十一 抗洪 /080
- 十二 求医 /090
- 十三 李二嫂改嫁 /100



- 十四 打松算盘 /110
- 十五 上级视察 /119
- 十六 东西南北风 /129
- 十七 非常婚姻 /138
- 十八 秋后算账 /148
- 十九 休闲 /158
- 二十 男欢女爱 /165
- 二十一 兰花草 /173
- 二十二 吃亏是福 /181
- 二十三 下套 /189
- 二十四 胯下之驴 /199
- 二十五 树碑立传 /207
- 二十六 黑帖 /214
- 二十七 胸无成竹 /222
- 二十八 死去活来 /230
- 二十九 归去来 /238



开会



腊月二十七，潍县大集。

大老远的，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。那是鞭炮贩子为拉客，不得已闹出的动静。相形之下，别的生意无须这样大鸣大放。比如朝天锅，只要将猪头肉、猪下货炖得稀烂，老汤锅烧得滚开，营造出一种香喷喷、热腾腾的感觉便行。已是辰牌时分，日头都三根竹竿高了，李二嫂的朝天锅已经支上了吧？想起了李二嫂和她的朝天锅，不由得潍县知县郑板桥郑大人吸了吸鼻子，喉结也紧跟着动了几下。

衙役们有的请假赶集去了，有些家在外地的，干脆提前放了假。“一把手”以身作则，约县丞、典史并三班六房一千人等，召开会议，研究春节放假问题。毕竟新年将至，特地上了水果、瓜子，当地名吃青萝卜自不能少，这会便又有些迎春茶话会的意思。会议的气氛不严肃。

“今日天冷，屋里也不暖和。”郑县令搓搓手，冲门外喊，“小五，崔小五，过来把炭火盆拾掇拾掇。”又扫一眼大伙儿，“嘿，伙计们，行呀，一人一个手炉，我怎么没想起点手炉来呢。”



“吃亏是福。吃亏是福。大人您不是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吗？”说话的是新任捕头张八斗。他冲郑大人笑嘻嘻地说道，“大人不用手炉，正是为了锻炼身体，磨练意志，省得出门时受风，一不小心得冻疮。吃亏是福，不吃亏没福，吃小亏赚大便宜。大人您精明着呢。”

众人笑出声来。郑板桥捋着胡子，也笑：“噫，倒在这儿等着我呢。”

“八斗说的有道理。”典史黄连生接过话头。这厮爱说黄段子，说话总是有意无意地往那方面引，人送外号“黄师父”。其父黄芪更是个妙人，现在潍县城内东门里长乐堂悬壶，主治伤寒，兼攻妇科，善熬老膏药，更工配春药。众人面前，黄连生正好卖弄他的家学渊源：

“人生有形，不离阴阳。天气冷，手怕冻，乃体质差，抗邪之力弱，少阳受邪所致。但俗话说邪不压正，郑大人不用手炉，是不信邪，以自身之阳刚压身外之邪气，行的是正道。与您相比，我们这些抱手炉的便尽显疲软之相，实在惭愧。其实不光手冷问题，从人所有的生理病理看，若想生理正常活动，全赖体内的‘阳气’和‘阴精’保持协调。若阴阳失调，出现阴阳偏盛或偏衰，就会生病。若老是阴阳不调，则经常生病。这方面，老胡就是典型一例。你看他吃得胖胖的，穿得厚厚的，药也没少吃，这补那补的，为什么还是爱感冒？根本就是他的阳气过衰、阴气太盛之故。感冒发烧流鼻涕，耽误了公事不要紧，耽误了上床麻烦可就大了。上边老流鼻涕，你叫下边还有什么可流啊。你说对吧老胡？”

黄连生冲旁边的胡县丞一脸坏笑。

“去去去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转了老半天，转到我这儿来了。”

胡县丞患了感冒，此刻正不停地用丝巾擦鼻涕。大伙儿听黄连生这么一啰啰，再想起传说中他患痿病，老婆常为这事跟他翻脸，老出去为他讨换春药，长乐堂那儿是常客，便都会意地一笑，纷纷附和：

“有道理，有道理。”

“老胡可要注意了，别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呵。”

“不为自己，也要为别人着想呵。”

“不是我说您，阴阳相交，的确事关重大。”

“女为阴，男为阳。尼姑叫春，和尚跳墙。”

大伙儿你言我语，胡言乱语，屋里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。这让老胡感到难堪，却又不便发作。郑县令眼见这样闹下去不是个事儿，搞不好会伤了和气，便拿烟袋锅子使劲敲了敲桌子，清了清嗓子：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别闹了。大伙儿各就各位，现在说正事儿。”

会场方才安静下来。

“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，主要是商量春节放假问题。我先说说意见，待会儿大伙儿补充。”主持这样的会，郑板桥实在轻车熟路。他为官已经多年，光在潍县任上也已经五年了，大大小小的会开了不少，讲起话来自是一套一套的，“皇恩浩荡，国运隆昌。风调雨顺，感谢上苍。今年庄稼长得好，百姓日子好过。入冬后，雪又一场接一场，估计明年的收成也不会有问题。咱衙门里的事情也不多，赋税征收顺利，讼案有所减少，全年无发生重大案件和安全责任事故。形势总起来说是好的，乾隆盛世没说的。今年的假期我看可以稍长些，就从今天算起，一直到正月十五。至于节假日值班，还是老规矩，由我一个人顶下来得了。但正月初八是立春，打春牛典仪还需好好布置布置。老胡身体不大好，家里面事情又多，黄典史，这事你得负起责来，到时大伙儿全都参加。另外，春节期间，安全问题最重要，特别是防火问题，可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。要起草文书，下发各坊里长。张八斗恐怕要辛苦些，注意加强缉盗，小心火烛，可别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先把城门楼子给点着了！”

“哪能，哪能，大人尽管放心就是。”

张八斗挠挠头皮。

“你办事，我放心。不过，我还得略微指点一二，助你把事儿办得更好。先前我在扬州混的时候，听过一首诗，说的是送灶后，那里胥沿街鸣锣于黄昏之时，呼‘小心火烛’，岁除即去叩户乞赏。现在不妨传于你：烛双辉，香一炷，警惟司命朝天去。云车风马未归来，连宵灯火谁持护。铜钲入耳警黄昏，侧耳有语还重申：‘缸注入，灶徙薪’，沿街一一呼之频。唇干舌燥诚苦辛，不谋而告君何人？烹羊酌醴欢除夕，司命归来醉一得。今宵无用更鸣钲，一笑敲门索酒值。从这首诗中，你可以得到启示，除了率领弟兄们加强巡逻外，还须告诉各坊里胥，在黄昏时加上这么一项任务，为各家各户提个醒儿，也增添一下过年的气氛。只是岁除时别上门要赏钱呵，灶王爷走了，大伙儿都得多担待些。”

“行，散会后我立即安排这事儿。”

“大伙儿还有啥意见没有？”

“我来补充两句。”胡县丞吸吸鼻子，说道。他是潍县佐贰，“二把手”，别人没得说，他亦理应补充两句，“县尊家在淮南，为潍县百姓辛苦一整年，连过年也不能回去，难怪吏部考功司接连褒奖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对于节日安排问题，我没意见。只有一样，大年初一咱们是不是去莱州府衙



拜年？”

“这……没什么必要吧。”郑板桥嘴里嚼着一块萝卜，“前几日，咱不是专门去走访过了？还带了好几筐萝卜和风筝。”

“萝卜和风筝才值几个钱？再说年年都送这个，人家还喜欢？莱州府所属其他县衙，每年走访都变换花样，只咱们潍县是老一套，人家嘴上不说，心里不一定满意。”

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嘛，何况我们送的不是鹅毛，还是咱潍县著名的土特产？别县变着花样送什么咱不管，我们就只送萝卜和风筝，略表寸心，意思意思便行。对了，今年我们不是还专门让崔小五回家挑了好几斤上好的小磨香油，一块儿带上了吗！去一趟府衙，光来回就得一整天，搞不好还得在那儿住一宿。算了，算了，我看算了。”潍县萝卜脆，他在嘴里嚼得响，“不过，个人要去，是个人的事儿，这团拜就免了。到时咱衙门里也不准互相拜年啊。为官为吏，应时时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注意影响啊！”

“那来年修缮衙门的事儿是不是早定下？咱这县衙也太破旧了，年久失修，损坏严重，特别是县尊您住的后衙，处处透风撒气，冬天在里面议事，不抱上个手炉，还真手冷。您长期在里面住，就更受委屈。这不光影响公务和您个人，也有损于潍县作为山东大邑的形象。”

“这事也得等以后再说。今年我们的库银是有些富余，但不定又有啥开销。我来潍县这几年，不是水灾，就是旱年，都折腾怕了。为救济灾民，咱们常搞以工代赈，去年修了城墙，今年又出小资，修了文昌阁。这些都是好事，但也是没法子的事。总不能年年都大兴土木吧？再者说了，兴工役，既为赈济，也要本着为百姓办实事的原则，修缮衙门，装点门面，便有劳民伤财之嫌，恐怕会引起百姓议论。这事咱们还得从长计议，还是勤俭节约过紧日子为好，可不能铺张浪费啊。”

郑板桥说得干脆，让胡县丞脸上好没面子。恰在此时，外面嘭地一声爆响，不知是谁家的小孩在近处点了一个大炮仗。城外大集上的鞭炮声，也声声入耳。

“这声音太吵，我看应出张告示，城内禁放烟花爆竹。”

胡县丞掏出鼻烟壶，吸口鼻烟，话语中颇带不满情绪。他本来就患感冒，这一下，更是咳嗽声连连。都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，现在胡县丞只顾自己闻鼻烟，不准百姓放烟花爆竹，说得虽是气话，但也着实过分。大伙儿想驳斥，狠狠损他几句，看看他的脸色，太不好看了。于是不再言语，会议一时冷了场。这当口，屋子里也忽然发出一声闷响，随即

一股怪味飘散开来。

“屁。谁放的？”

“是俺，是俺，俺从实招来。”张八斗怪模怪样的，“小的不该放屁，尤其是在吃了萝卜后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更是不该。大人您就罚我再吃块萝卜吧。”

众人大笑。张八斗以不雅之声救了场，同时也使胡县丞的脸色更加难看。

郑板桥笑笑：“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。值此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即，我向兄弟们拜个早年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！”

会议结束了。小听差崔小五进来收拾屋子，问：“老爷，您中午吃什么？”

“去集上，吃李二嫂的朝天锅。”

“那我陪您一块儿去。”

“不用。你收拾收拾，今天就回家过年吧。平日里怪忙的，一天到晚闲不下，好不容易熬到放假了，那还不赶紧回家？”

“我爹说不让我回去，让我陪您在衙门里过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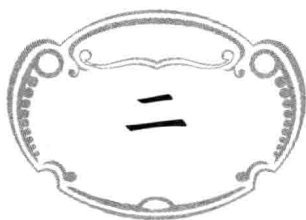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可不行。咱可是早就说好了，你回你的崔家村，我在我的小衙斋。大过年的，我个人生活上没有问题，猪头肉、狗肉还有烧酒什么的，不早都准备好了。你就尽管放心好了。”

“您去赶集，怎么着也要跟个随从，还是我跟着。”

“得，得，小小年纪，怎么这么啰嗦，那妙莲小师父怎么会看上你呢。”老县令开起了小听差的玩笑，“哎，对了，一会儿你别陪我赶集，帮我办件事吧。我这儿有包梅干菜，还有包茶叶，是前些日子老家托人捎来的。你把它拿上，送给如意师太。前些天她托妙莲送来的腊八粥，真是好喝。哪是腊八粥，简直就是八宝粥。还有她送的五香萝卜干，不咸不淡，不干不软，用以佐粥，妙极，妙极，绝妙至极。”

“好好好，小的这就去，这就去。”

一听郑大人让他去皇姑庵，崔小五眉开眼笑，精神头儿立马上来。



赶 集



出城东门——朝阳门，便是白浪河。大集就设在了河东岸的沙滩上，以朝阳桥为界，称作北沙滩、南沙滩。“两行官树一条堤，东自登莱达济西。若论五都兼百货，自然潍县甲青齐。”潍县每二、七日逢集时，山南海北的人本来就多，年末岁尾，一年中就这最后一个大集了，那些来置办年货的，新衣新帽的，或者干脆来玩儿，赶闲集的，就更多。郑板桥先是混迹于北沙滩的牲口市内。他来赶集，自是除去官服，棉袍毡帽，作平民打扮，不怕有人认出。倒是一头毛色发亮、活蹦乱跳的小毛驴见了，他，吭吭叫几声，像是与他打招呼。板桥朝地下呸一口，心中笑骂道，小样儿，当你家熟人呢，老郑我平常不爱坐轿，就爱骑你不假，但今天不是。只愿你被谁家买了，拉车、拉磨，干重体力活去。积他多年之经验，这逛牲口市也是一条体恤民情，特别是查勘农事的重要渠道。除非谨年，若牛马驴骡这些大牲口交易活跃，价钱上扬，表明庄稼人对耕田种地有信心，这年保准有好收成。百姓的日子好过，官家的日子也好过，天下便一片太平了。看那些私牙，即中人，也即经纪将手伸入袄袖，在里面摸摸索索，捏七扭八伸四十，不一会儿，一位老哥

便从裤腰里掏出碎银，将头黄牛或是毛驴牵走，一桩交易即告完成。郑板桥对充私牙、做经纪的一向抱有成见，觉得他们妙手空空，耍小聪明儿，专玩空手套白狼之把戏，居中盘剥，非常不好，也曾下令根除烟草类小本经营之烟牙执称者，并亲撰《潍县永禁烟行经纪碑文》，以整顿规范市场秩序。但这牲口交易是大生意，若要保持交易活跃，买卖公平，稳定价格，还非得需要他们不可。想到这一点，老郑暗暗点头，觉得这帮牲口经纪们也还是挺可爱的。作为一县父母，虽区区七品，芝麻大的官儿，但大至江山社稷，小至百姓苍生，操心受累的事不少，连买卖牲口都要关注，想起来怪烦人。不过，郑县令今天高兴，听那鞭炮清脆的响声，看这有规有矩的牲口交易，展望来年的丰收年景，他的心里美滋滋的。

走一走，瞧一瞧，一走走过了朝阳桥。前面就是南沙滩，人来人往更热闹。南沙滩，是洋广、窑货、鞋帽、烟酒、肉菜、香烛、年画、小吃的汇集之地，打把式卖艺的、说书唱戏的、钹剪子磨菜刀，端的无所不有，无所不容。其实世上本没有集，人们爱扎堆，扎的人多了，便成了集。已进午时，正是各类食摊最忙的时候，那些包子、火烧、拉面、大饼摊上，全都挤满了人。在所有吃食当中，最火爆的自是朝天锅。这朝天锅嘛，恐怕为潍县所独有，亦称“馋猫儿锅”，穷人吃了，最是解馋。郑板桥来潍县任职，吃着，吃着，也吃上了瘾。业户就地支口大锅，锅沿镶木板为桌，周围设矮凳，食者围锅坐之。锅内老汤保持滚开，猪头肉、猪下货早已煮好，薄饼也早备下。等客人一到，先是端上一碗老汤，加酱油、葱末、香菜末、胡椒面，佐以葱段和疙瘩咸菜条。要吃猪头肉、猪肠子，还是口条、肝、心、肺，切来放入漏勺，在老汤锅中烫热，卷于饼内，边吃边喝，确实过瘾。特别是在寒冬腊月，能吃上这么一口，既充饥，解馋，又暖和了身子，而且还特别实惠，花上十个八个大子，就是一顿。难怪那些背褡裢的、挑扁担的乡下人蜂拥而至，有时竟专为吃这口而来。

今日集上，朝天锅摊子不下几十家，每一家都人满为患。当然了，客人最多的还要数李二嫂那边。郑板桥远远地就看见自己用“六分半”书写的招牌——李二嫂朝天锅，这是全县惟一的朝天锅品牌，而且是书画大家、当今县令亲笔，想不出名都难。其实不光招牌响，朝天锅的味道足，更主要的是李二嫂美丽漂亮、热情大方，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感召力。经本县大堂明断，这李二嫂自改嫁张小六后，原先的小寡妇算是彻底翻身了。瞧她现在白白胖胖、干净利索的样子，有条件的寡妇若不冲破习俗、毅然决然改嫁哪行？

“李二嫂，来卷口条。”



虽然她已改嫁张小六，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她李二嫂。老郑也跟着这么叫。

“哎呀，郑大……”

李二嫂一回头，方才发现来人是谁。

“正是你家郑大叔。”郑板桥向李二嫂使使眼色。

李二嫂会意，急忙改口，“是郑……郑大叔来了。”又扭头喊，“掌柜的，你看谁来了！”

张小六正弯腰向锅底续柴禾，见是郑大老爷驾到，赶紧站起身，“郑、郑老……”

“是你老郑叔呀，才几天没见，就把你大叔给忘了？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”

郑板桥真怕这两口儿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县太爷赶集，而且还要在小摊上大食朵颐，一来怕引起议论、围观；二来也确实有伤大雅，有失官仪。传出去，有可能会成为名人逸事，也有可能被人看作不着调啊！

“掌柜的，还愣着干啥？快给大叔看座呀。噢，没座了。这么着吧，俺这儿还有个蒲团儿，您将就着坐得了。”

“行。行。你忙你的。小六要是有空儿，就陪我聊聊。”

县太爷真就实落坐在了女人的蒲团儿上，掏出旱烟袋。张小六忙从锅灶里夹出块火炭，帮他点上。

“哎呀郑大叔，换新烟荷包了。瞧这荷包绣的，真好。还鸳鸯戏水呢，跟活的似的。家里大婶子的手艺吧？”

李二嫂端过一碗老汤来。

“你管谁的手艺干啥？李二嫂，别看你做朝天锅行，做女红真不定咋样。潍县九千绣花女中，肯定没你。”

郑县令竟被这民女搞的有点儿不自在。这烟荷包，是他在潍县新认的门生——韩梦周的母亲做来送他的。不仅烟荷包，连身上穿的这身棉袍，脚上蹬的棉鞋，也为韩氏所做。

“大叔，别老从门缝里看人好不好。俺是里里外外一把手，什么脏活、累活、巧活、力气活都能做。俺天生就是干活的命。行了，不跟您多说了，生意正忙着，俺得抓紧点儿。小六就甬给俺添乱了，好好陪陪大叔。待会儿俺把口条给您切来。”

这媳妇说话做事风风火火，却又利利索索、有板有眼，郑板桥打心眼里喜欢。想泥菩萨住瓦屋，张小六真有福，经过“红娘自配”，又历经艰难曲折换来的姻缘可真幸福，便有心打趣这一向老实巴交的年轻人。

“行呀行，张小六，你小子可真行。”

“怎么了大……大叔？”

本来就紧张的张小六听县太爷这么没头没脑地一句，就更紧张。

“又鼓捣出一个。几个月了？明年啥时候坐月子？”

郑板桥朝李二嫂那边努努嘴。大襟袄，已掩盖不住她那粗大的腰身。

小六的脸腾地红起来：“明年二月。”

“二月里来好风光，家家户户都忙着种田。那会儿正是春耕、春种时分，李二嫂却忙着坐月子，你和你娘可就要受累喽。但也真好，多子多福嘛！”

“托您老的福。”

“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这人命不好，吃亏便是福。像你小六这样的，才是真正有福之人，娶了这么个好媳妇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哎，今年的收入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好，庄稼收成好，朝天锅的生意也好。”

小六显得很兴奋，很满足。这两年对他来说，的确是幸福时光，好运气都让他赶上了。

“又种庄稼，又做买卖，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儿。长此以往，就会富足，年年有余，说不定还会混成个财主。”

郑板桥接过李二嫂递过来的饼卷口条，由衷地夸奖这朴实能干的小两口儿，同时，也想起了自己《道情十首》中所唱：掩柴扉，怕出头，剪西风，菊径秋，看看又是重阳后。几行衰草迷山郭，一片残阳下酒楼，栖鸦点上萧萧柳。撮几句盲辞瞎话，交还他铁板歌喉。心中颇有感慨。

“还财主呢。庄户人家，能填饱肚子就行。倚仗今年雨水好，俺家城西的那三亩薄地才小有收成。您又帮俺做大了朝天锅买卖。要不，光指望城东北河边的那亩好地的话，俺家的日子还是紧巴。”

“比起那些无田无业者，你还算殷实。小伙子，好好干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偷懒。”

“不会的。咱比不得大户人家，田地多，骡马多，有佃户种着，有管家管着，到时候光大斗小斗地收租子就行。您看人家胡老爷家，就是跟您做事的胡县丞家，那么多地，光靠白浪河边的上好洼地，就不下十顷，多大的产业，多风光呀。”

“嗯？还想当大财主呢，烧得你不轻。是不是娶完了李二嫂还想再娶李三嫂呵？”

“不不不，俺不是那意思。俺只是随便说说，随便说说嘛。”

张小六一下着急起来，结结巴巴，脸红脖子粗地急忙分辩。



“看把你急的，我也是说着玩的。我还不了解你张小六？咱是草民，咱本分。除了怕挨饿，什么也不怕。人家穿绫罗，吃白面。咱披蓑衣，喝稀饭。谁也不比谁差多少。穷人自有穷人乐，富人也不是没忧愁嘛！你是个好小伙儿，心眼实，又能干，要不李二嫂怎么会看上你呢。”

“嘿嘿嘿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吃完了口条，又来了卷猪心。两卷饼一碗老汤下肚，郑县令抹抹嘴，“饱了，我该走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从腰里掏出个十两小元宝来：“李二嫂，结账。”

“大叔，您可别吓唬俺们小户人家。十两的元宝，就是把这朝天锅摊子卖了，也不值。俺哪找的开呀？再说了，您来吃，就是看得起俺，还用得着花钱吗？”

“不花钱，就吃饭，那不成了白吃了？不吃白不吃，白吃我不吃。这银子不用找，我算的是全年的总账。有几回我到你这儿吃，忘了带零钱。另外，每当新粮下来，你们送我的小米、绿豆、地瓜什么的，不少，隔三岔五地还送来猪头肉、大饼。快过年了，还有孩子的压岁钱，我也提前给了。总共就是这么多了。不多，不多，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

“给您的那些东西也算钱？那也值不了几个铜板呀。”李二嫂和张小六坚辞不受，“平日里您待我们就够重了，够抬举我们了，这回无论如何也不能要。”

“叫你们收下你们就收下。我有官俸，又能卖画，老家也薄有田产，日子过得比你们好。你们收下，看有合适的，再置亩地。张小六，记住了，你的理想是：三十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李二嫂，你要是觉着过意不去，看看今天那些来吃朝天锅的老人，若有谁掏出煎饼来吃，每人统一卷猪头肉，别收钱。”

“中。中。郑老爷，您到这儿，不光为吃朝天锅呀。”

原来，郑板桥在朝天锅摊子旁早就发现，三个大子一卷的朝天锅，一些人并不舍得饱餐一顿。有些乡下来的老汉，通常是先要一卷，过过嘴瘾，打打馋虫，再从褡裢里摸出干煎饼，泡了老汤吃。这在别的摊子上是不允许的，李二嫂心善，并不管这些。想这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苦啊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吃顿朝天锅，还得煎饼补。身为一县之尊，郑板桥的鼻子感觉有些发酸。

然而不管怎么说，今年不早也不涝，天遂人愿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是潍县少有的好年景。大集之上，物品充足，男女老少，喜气洋洋。自己治邑有功无功无妨，上面满意不满意、褒奖不褒奖在其次，潍县多数百姓能过上个好年是定了。郑板桥随意在集上游逛，碰上要饭的，施俩小钱儿，看见

说书的，听上两句儿，悠哉游哉，安然自得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年画市。

这年画市是郑板桥最愿逛的。未到任时，他便知道潍县有个杨家埠，与天津的杨柳青、苏州的桃花坞，并称三大木版年画产地。到任后，他抽空去杨家埠一看，确实不孬。以他大画家的目光，这民间年画虽有些粗俗，却也有不少可取之处，其构图之饱满，用色之浓艳，画中人物或动物造型之夸张，都区别于传统的画技，不能说像自己画兰竹一般另类，然也别有一番风趣，细琢磨琢磨挺有意思。更为他所看重的，还是木版年画的刻印技法。这年画讲究的是三分画工，七分印工。好画稿，刻不好，印不好，也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，太监逛窑子——除非瞎胡闹，否则没什么好办法。杨家埠年画的线条刻得简炼、挺拔、有弹性，形象概括、夸张，变形而不失真，极富节奏和韵味。郑板桥作画时，从中受到了不少启发，治印时，更是受益许多。今日年画市，可是太热闹了，卖画的连唱带吆喝，买画的挑来挑去花了眼。花十几个铜板，抱回一大卷，将它们贴到土墙上，喜庆的气氛有了，过年的味儿浓了。惹得书画名人也挤进人群，想挑选几张。然年画毕竟还是年画，为穷人喜，是穷人画，那么一大堆，几乎千篇一律，全是“钱满柜，粮满仓，子孙满堂，多福多寿多吉祥”这“三满”“三多”之类。郑板桥看来看去，摇摇头，不甚中意。但转了七八个摊子，一套四条屏还是让他眼前一亮。

这四条屏第一幅画的是条土路，上有一句诗文：前有车辙后有涂。第二幅画一抬官轿、一个人骑了头毛驴，行走在路上。诗文是：别人坐轿我骑驴。第三幅，一个人在吃力地推着独轮木车。写：回头看见推车汉。到了第四幅，骑驴的人乐了：比上不足比下余。郑板桥看着看着，也乐了。马上问：

“多少钱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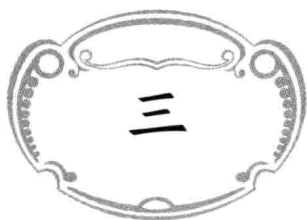
“四个大子。”

“那得再加张胖娃娃。”

“拿走吧。便宜您了。大过年的，图个吉利。”

“好。好。过年大吉，过年大吉。明年你也早发利市。”

郑板桥喜滋滋地将年画卷起来。这套《知足常乐图》，不在画有多好，诗有多妙，关键是一种意境，一种通俗的、人人常挂口头却又很难达到的境界，正合自己的心思，何况还搭上了一幅胖娃娃呢！要是在老家兴化，自己六岁的乖儿子看了，一定比看他老爹画的竹子还要喜欢。



打春牛



下雪了。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。雪花那个飘飘，年也来到了。

这场雪下得好大，从大年三十，到正月初二，鹅毛似的雪花，飘飘洒洒，纷纷扬扬，一直没有停下。瑞雪兆丰年。对文人来说，还是一种情绪，容易激发灵感，不是吟诗，便是作画。看看院里的那丛竹子，被厚厚的雪压弯了枝头，偶露青枝绿叶，就完全可以入画，再配首七律或是五绝，至少也能来首竹枝词什么的。然而，独居衙斋的郑板桥却是一点儿也打不起精神来。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那前辈王维王摩诘，怕是深有感触，才得此佳句。自己还写什么写呀，画什么画呀？还是弄盘花生米，切二两狗肉，烫壶烧酒，好好想念一下家乡的亲人吧。问农事，查工商，催田赋，断讼案……自己忙忙碌碌整一年，一天到晚不得闲，到头来连过年也捞不着回家，不能跟老婆孩子团聚，算哪档子事儿呵？而且这还不只一年，连续好多年都是如此。想一想，当个芝麻官实在没什么大劲。这要离家近些还行，找点儿空闲，找点儿时间，就能常回家看看，偏偏从江淮跑到东夷，将近两千里的路程，要回去一趟，谈何容易？今年，郑板